

縱波濤尤難犯滿腹之機鋒此跡雖有未渾
猶幸大體不失獨慮此後兵多將集復蹈前
轍修卻釀釁誤人國家此非其致敗者耶一
則在賞罰之不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聖
王無以治天下響者賀弁搗巢斬級尚准功
過李如栢反得以零掠捷功希掩其罪今竟
何如哉逗遛之誅本無解于人言令箭之制
且反執以藉口說者謂情愛未割鎬誤于如
栢之局中今如楨代鎮驕倨罔功昨開原尅
陷不敢進一步加一矢望風落膽伎倆已見
遼人誤于李氏之局中矣不蚤付廷尉懸之
藁術無論麻劉二將嘒嘒不服此後挫敗之
氣將士披靡者多終將置尚方之劍爲櫃中
之藏也乎是賞罰失平非其致敗者耶上下
泄沓若此內外倒弛若彼閣部大臣獨非食
人食憂人憂者奈何以天高聽遠誘之
皇上則呼號赴闕如諸臣所陳萬不容已惟在相
臣與諸臣預條用人任將之略急籌徵兵集

餉之方可便宜者便宜行事當取
旨者取旨允行

旨允行無致如先朝萬安輩呼萬歲而退可也不
則今日以公本修故事明日以候

命爲職掌真如科臣所言天下大事去矣臣一腔
熱血憂憤不知所出敢抒其悃懇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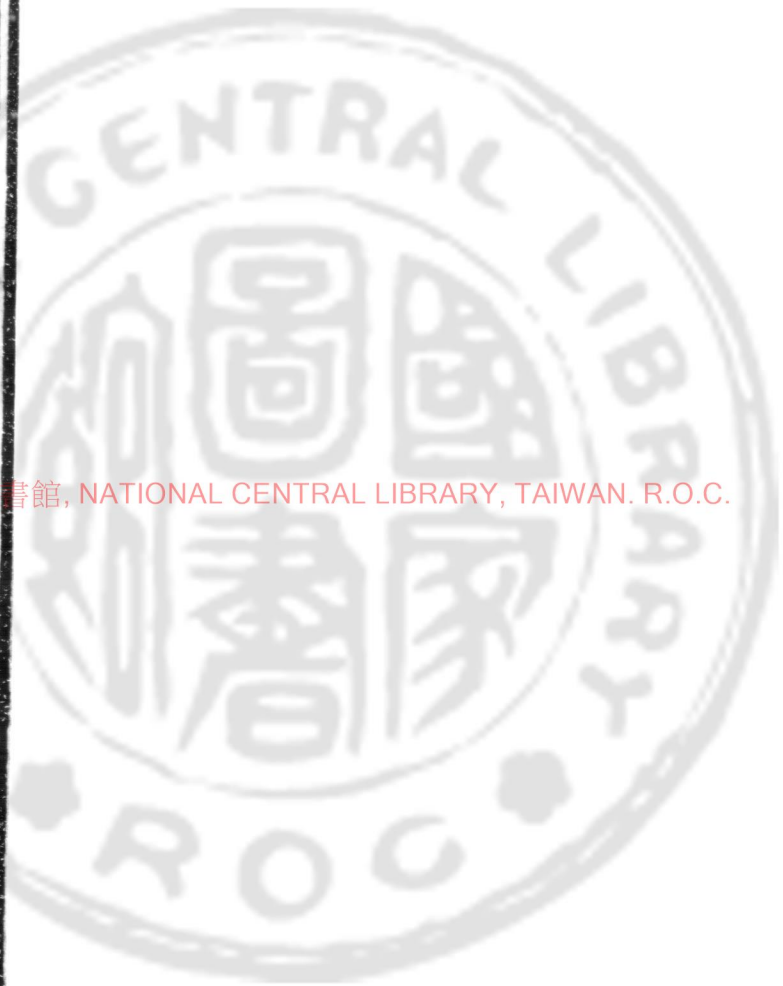
臣不姓進一出叩一夫望屈容讞文兩上原

籌造碩畫

二十五卷

二十六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五

巳未孟秋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禮科給事中張國祥題遼左顛危可慮城中騷動堪憂謹陳一得之愚仰佐安攘之策伏祈聖明採擇以遏夷氛以維泰運事職候

命旅邸日擊狡酋猖獗覆軍殺將邊城殘破人心惶惑感慨憤激思欲排闥叩閤披肝瀝膽者屢矣未及之戒輒復中止日者冊封之役徼俞旨職得叨隨科臣之後稱言官矣而恐不吐衷

赤少盡臣子之心乎方今

皇上所宵旰而慮諸臣所吐握而圖者無如遼事
爲急矣職聞制敵之策首重選將

皇上俯順輿情拔熊廷弼爲經畧賜尚方之劔假
便宜之權寵賚優渥倚托重大卽古推轂授
鉞之風不過是矣廷弼感激恩遇度其入遼
之後必能倡明忠義以鼓三軍敵愾之氣宣
布恩威以收百姓渙散之心職可無容贅矣
惟是屢疏陳乞急于調兵而徵發在四方之

遠期會在歲月之久戎馬逼于臥榻于戈攢
于眉峯欲汲遠水曷救近渴職謹借箸而籌
條有切近五議仰塵

聖覽

一議城守遼左用兵之失如四路進勦職雖至
愚于往歲初議勦時逆料其必敗何者國家
承平日久文臣不習軍旅武將不諳韜畧九
邊之所謂戰者不過以撲斫擣爲事非有
逢對大敵能奇正相角變化無方者也以粗

猛之將將烏合之衆而欲其冒越險阻破強
酋而滅其種此必無之理也若夫憑城堅守
似亦今日之不難者而清河一陷開原再陷
俱實來邪破甚哉邊將之無用一至此乎所
以然者豈在于兵馬不多糧餉不足哉由于
將不知兵不惟戰勝攻取機權謀畧一切闕
如并守城方畧想亦未當講習也今宜擇通
曉文義有機智者以爲謀士每人抄給武經
總要中所載守城方畧與名將守城事跡一

冊使修造演習排檢兵將晝夜乘城分番更
代常如對敵道臣不時親自查閱務令城堡
樓堞整飭堅完砲弩矢石放打精巧驗其疎
密勤惰以行獎戒賊以掩襲爲慣計我之偵
探嚴明則不得施矣賊以勾梯爲長技我之
砲弩精巧則無所用矣賊無十日之糧我能
固守旬日賊之伎倆窮矣

一議援兵城守之法固貴善守尤藉強援在我
有內外犄角之勢則氣自壯在賊首腹皆受

敵之患則志自懾遼將素稱勇敢慣戰者無
如賀世賢近得西兵散卒數千人并其原統
兵丁約有六千戰士雖以不戰戴罪當此人
心震蕩之時宜稍寬文網勿挫其志但恐獨
拍無聲仍令于遼將中選擇驍健六七人以
爲偏裨如遼將不足令世賢于西將中自
所知移咨調用強將精兵合爲一營賊烽一
傳令世賢統所部爲奇兵先發李如楨統大
衆爲正兵後繼隨處救應賊若收兵待戰且

宜固壘觀變不宜輕舉妄動賊若不顧攻城
宜挑選精銳一枝直衝其背再用二枝張左
右翼以分賊勢城中惟以步軍守城外援合
戰急以騎兵從中衝出內外夾擊正兵營與
城上軍放砲呐喊以助聲勢未有不能破賊
者也兵志曰兵無選鋒者北人知謝安談笑
破秦軍百萬而不知當時所恃者劉牢之等
六七人俱萬人敵部下皆精健之兵號曰北
府軍故能摧鋒陷陣所向無前遼左若養成

此一營兵可以壯三韓之膽奪建奴之氣矣
一議策應遼陽爲河東腹心廣寧爲河西腹心
經撫二臣居中運籌之地宜屯宿重兵以壯
根本山海爲薊鎮咽喉近議添有總兵亦須
募健兵一萬馬步相兼團練精壯平時各守
信地若遇賊出河西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
駐遼陽以聽調遣山海總兵急提大兵一枝
進駐廣寧薊鎮總兵急提大兵一枝進駐山
海以爲聲援以備緩急兵法有聲有實旌旗
鉦鼓烟火銃砲東西相望首尾相聞此兵之
聲也奴賊謀知重營疊疊絡繹不絕勢成率
然庶可伐其深入之謀折其長驅之銳西虜
聞之知我兵整暇有備無患要挾犯搶亦可
默消此兵之實也况東急可相連而東西急
亦可相連而西遼薊血脉貫通

陵京安枕無虞矣

一議賞罰邊鎮賞罰原有定式第此時急在城
守賞格罰條更宜增置申明往時重在首級

以一百二十級爲一大捷此時當以能守城十日攻打不下者筭一大捷等而上之一月可筭三大捷等而下之一日可筭十二級照賞一級賞銀五十兩俱犒勞軍士將惟紀功待擢以賊來賊退之日爲準援兵未到賞錄本城將士援兵旣到主客共分賞錄若平時不設守備賊來棄城先遁者將卒無分首從一槩斬首不能固守而潰散者亦宜一體重治總之不進死于敵則退死于法決不可姑

息寬貸賞貴于信而不遺微賤罰貴于必而不假親倖庶幾賞一人而三軍勸于勇罰一人而三軍耻于怯用之守則固用之戰則勝此鼓舞振作大機權所當亟爲申明者也一議自強史臣論諸葛之治蜀曰國雖小以勤儉富兵雖寡以節制強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權柄在手操縱由心遼雖彈丸地幅員廣有千里生齒幾于百萬豈不可成富強之業雄視諸邊威服夷虜而畏奴如虎奈天下笑何

昔李牧爲趙將居代鴈門匈奴入犯急先收
保密精簡練疑阻讒間畧不動搖卒能選強
兵十餘萬人破滅胡虜未嘗借一兵一騎于
別地也願遼左任事諸臣臥薪嘗膽奮發自
強蒐乘簡士屯田積穀期以數年蓄聚訓練
食足兵精除兇雪耻庶國威可振夷禍可消
不然者客兵日增費用日廣平定無期轉運
不已財匱食竭終歸于不可收拾耳以上五
議皆職一得之愚儻蒙

聖鑒勅諭諸臣悉心料理危遼庶有濟乎慨自各
邊徂欵貢之安忘綢繆之戒軍役私門餉肥
債帥行伍單虛武備衰弱匪獨一遼左爲然
上谷一再徵兵情實盡露舉一類推大畧可
覩應調者旣非素練之卒招募者又皆不教
之民棄無辜生靈以膏鋒刃仁人所不忍驅
易潰白丁以捍強敵智士所不爲習武教戰
此時不可不汲汲矣李抱真爲澤潞留後度
山東必變教民習射農隙校閱三年間不費

升斗得強卒二萬人由是澤潞步兵冠于諸道各邊鎮省直督撫宜倣此法而行緩急之間授以甲冑器械卽民卽兵勝于不教而用者萬萬矣此亦今日亟務宜通行天下者也從來危亡之患不成于人情所畏而成于人情所忽秦竭力以備胡而匹夫呼于草澤隋黷武以征遼而寇盜起于中原蓋徵調紛紜賦役繁重刑罰嚴急使閭閻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後偷旦夕之活以徼倖于必不可成之事然俱爲奸雄憑藉之資歷代喪敗之源念及于此而生民之休戚可不急爲軫念哉先賢論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亾也視民如土芥是其禍也我

國家太平二百餘年溥海之內生齒日煩衣食維艱水旱不時饑饉歲有兼之礦稅遣使以來血髓吮于虎狼之吻肝腦飽于狐鼠之腹百姓已窮愁無聊矣邇來官箴日壞吏治日汚囊橐日充蓋藏日竭天降康年僅能糊口

猝逢荒歉十死一生識者方有土崩之患而
以遼左之役議加賦議招兵催科急于星火
追呼喧若雷震當此之時非親民守令加意
撫摩苦心區處而欲保民生之安難矣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疆場失陷至極不修
廟筭因循屢敗仍故懇乞

聖明圖已破之邊并圖未破之邊因已見之患并
防未見之患乘此危形大爲振作勿更依違
用人以再誤苟且推諉以長禍事職聞制治

未亂未聞亂極反恬聞耻然後奮未聞不奮
不耻者今日危遼急着當首圖修復深謀決
發以爲九邊倡必不可內恬外嬉陽急陰緩
以爲目前計當思遼臣養虎二十年卒受其
咄以爲九邊戒必不可徒徵無用之兵盡剝
心頭之肉以奉一隅而爲根本累

廟堂之上當有一定之畫一定之法持之必堅
爲之可久中間機宜利害間不容髮當與上
下明白決斷不宜含糊無所短長有名同而

實異鎮靜與遲疑當辨也勢急則忙緩則已
非鎮靜矣機密與蒙蔽當辨也耳目壅塞內
外相冒非機密矣進守與退保當辨也棄城
以與賊多備以自弱內外之聲勢已絕東西
之聯結無關非進守矣有名異而實不同多
兵與練兵不侔也一可當百與百無一用異
矣徒募兵與專募死士不侔也千人自廢與
一夫先登異矣一槩限募之費與量材不限
募之費不侔也千金得士與萬口糜餉又異

矣凡此皆須立定脚跟開張耳目俾內外一
心利鈍一轍乃克有濟今外只主多而不究
無用之多言多何益如寬奠之戰一萬四千
軍聞喊自墜坑中可謂多乎內只主少而不
求有用之少言少何能如渾河之役近萬精
銳雜之庸衆中人馬相軋勇怯盡斃又可謂
能用少乎爲今日計乘奴酋暫歸急命勇練
之將與道臣馳入開原嬰城死守更置一將
于北關外一將于慶雲堡外以壯開原之勢

以蒼金白之望以格西虜之聯而經畧移駐
瀋陽鐵嶺之間往來從中策應至鎮江不可
不備以牽朝鮮三岔河不可不宿重兵以防
邀截旅順口不可不置重臣以謀水兵奴酋
三路勝後多造大船設順江而下斷三岔則
河西絕掠岫巖則腹裏盡捨旅順則餉道塞
乘勝直抵天津則京師震卽守山海何益哉
且山海不足恃也陸有一片石鐵騎可通水
有近關一帶囊沙可渡惟急令薊鎮兵移廣

寧宣府兵移薊鎮大同兵繼之延綏兵又繼
之魚貫而進不患無救援更番迭出不患無
休息四鎮兵馬一應除額兵外另用一經戰
將官別募三千人爲一營朝夕訓練專備策
應有不當不備罪坐撫鎮庶幾朝聞夕發至
于眞保定河間諸路昌平易州三輔等地宜
屯宿重兵厚積訓練以備內外非常此所當
先事預立不可旦夕緩者也新經臣熊廷弼
氣槩有餘赤衷足監必不患其陽恢陰款必

不患其卸肩委轡但願其愛行于威克之中
則和于衆誠通于氣岸之表則和于朝天下
事必衆人如一人乃克舉天下事必一人合
衆人乃克成廟堂當事各拿出一片爲國真
心毋徒蓄齟齬于胸中共尋一條恢復長策
毋徒委孤注于闔外別選一班軼材遍置畿
輔左右以爲後手繼昔人所謂若無其害備
之何傷至如京城建設敵樓教習火器此千
百年之利何論救目前之急奴酋負叛攻城
等技卽今人所謂洞子法此類甚多靖康如
姚友仲輩皆一一有以應之若非奸民乘機
內亂毆殺統帥更十日宋不亡矣此又所當
深謀遠慮不可頃刻緩者也若往事雖云無
追然來者于今可鑒一者不核鎮額遠征士
馬兵旣不求所長餉又茫無定筭

詔旨朝更夕易人無固志賞罰前遮後縱臣有易
心二者擁旄之臣身不臨邊陲戍不列疆場
調兵原以衛民而民反在外兵反在內廬野

者悉遭劫執收歛本爲保聚而民旣苦入兵
又畏出入壘者亦盡陷亡三者聚廢總有連
難之棲無統帥之馭居則彼此各不相習出
則首尾必不相應平日旣昧地形臨時又無
犄角經臣外示虛矯滿腔全欲買虜中寔恇
愞易置盡是私心駕馭全無謀斷並廢所竄
可恨者專征在外半年不見訓練一卒但見
一旦分兵四出折衝在內一籌不聞方畧指
授但聞馬上差人趨戰及至王師挫傷大將

殞沒典刑旣闕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效命
者欲誅于旣死逗遛者反旌以全師或粧夷
口而釋回增美或嗾屬國以混功緩罪朝廷
每爲模稜未嘗究勘曲直尚不思修復棄城
揀擇屯練惟務征發益師不顧中乾外竭調
者不赴來者中潰強驅而前守亦不能以臣
思之多所未解夫以不能制酋于未亂之舊
撫作制酋于已亂之經畧置人已非况今日
期殺奴定亂之新鎮臣卽前日養奴成亂之

舊總兵遣將益誤事已至是乃始尋前此曲
突徙薪之按臣頂今日焦頭爛額之敗着亦
已晚矣又况殺其戰者留其不戰者廷弼卽
才亦難手搏卽去一如栢用一如楨名實何
以殊或有別指非職所喻卽如李向日之何
以去何以死公文塘報朝廷不問至于如楨
卽使可用亦宜削其肩銜降以副戎一以激
勵立功爲他日賞勞之地一以完五年軍政
全朝廷幽黜之體何至使制臣不敢窺面孔

經臣不堪聞聲勢哉且奴酋此舉九邊觀望
盡取諸道生兵制一方死命全遼無實用各
鎮盡虛空設使素囊哄邊不貢吉能憤降報
復又將調之何方耶又使虎墩兔憨諸酋毀
盟以萬騎張疑于岫巖千山之左則遼陽絕
援再以三千騎圍折木城則海州斷救薊門
之石塘路大水峪亦建口去陵三十里去都
八十里而近戎馬一呼頃刻立至又將調之
何方耶山後旣叛住牧之酋生齒煩而小向

獨石往來日市之夷虛實熟而內窺黃花鎮
古北口常河川入犯又將調之何方耶職愚
謂宜廷擇幹臣分遣閱視卽以舉廢爲其殿
竄查究虧額清限占役練土著以省堡兵併
堡兵歸營伍以合軍勢凡要地適中須議各
駐重兵互相救援奏報欺隱并誅大吏節鎮
推諉罪坐總督期以三年士振臣勵如其不
然功罪一體此職愚所謂當因已破之邊并
圖未破之邊者也况遼左之危如纍卵士馬

錢糧一擲無遺監軍贊畫並相混蔽嫚書何
事縱容與奴傳簡叅謀何官展轉爲李護法
尚可泄泄不急遣一閱視之臣耶邊戍旣弛
禁旅一空雖有四方之師無救一朝之患不
記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耶設使有如俺荅黃台吉寇
宣薊逼通州

陛下大同兵能卽以三萬三千至乎保定河間山
西諸路能卽以五萬五千至乎分遣營兵屯

城內外能不懼見虜泣不敢出乎關廂把棍
能陰勒部署不至乘勢作逆如庚戌時事乎
素無紀律動輒鼓譟能保不詭遼陽軍椎髻
劫掠乎職因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設若
有曹欽輩怨望懷異稱兵內向能卽有馬昂
孫鏗帥師赴陝之軍可濟緩急乎又設若有
哨聚無賴如劉大葉七輩屠劉郡縣梗塞道
途朝廷能卽命都御史帥師往討更將徐恭
合力平寇乎職又有以知今日之未易辦矣

職愚謂宜京營建一大將務使中權力勝毋
致如往者徒藉其玩繼者惟幸其弭乘此備
外爲名勿露機括于下凡所以處之用之之
方陰消而潛革之不惟作居重馭輕之氣勢
兼亦存南北相制之軍情其要不須盡搜另
補徒生事端卽就選鋒立營內外分頭訓練
畧如向巡視之臣所條日操之法訓練旣成
令得各自收徒但驗精否寡衆因授隊伍總
把不過數月百可教千千可教萬爲之以漸

持之以久弱者將自強占者將自格此臣愚
所謂當因已見之患併防未見之患者也况
鐵藩屢警秋防正殷試看新將履任之初似
欲預爲虛張堵截之地及至失陷全無哨探
慣套至死不破公然視朝無人尚不急下樞
垣印信看詳叅駁之臣耶若夫募多兵而舍
訓練募游手而舍死士冲鋒無人全軍定潰
但使千人得百人千人強矣萬人得千人萬
人強矣若廣之香山東海之勞山閩之北港

江南之孟河枹鼓連檣揭竿蔽谷世有宗澤
安所不得大盜而用之乃至材官必分等第
等第不分則勇者爲怯者所累怯者多勇者
之費必熟察校閱明辨其優劣之科便作鋒
隊之別課責有度衣糧各異使能者企及否
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自無鞅望之釁匪徒
強兵亦兼節費餉必請留天下見微之稅期
事平乃已此外民馬無用可折物料本色可
折盔甲弓箭弦條無用可折屯田當講開鑄

當講廣寧路河當復高坪一帶秋草當採屢
年不補兵馬缺餉當查鎮江原儲開河及各
處備倭餘銀當查淮安歲儲河防當查奴酋
歲賞兩年革數當查天下稅契羨餘協濟節
省當查儻兵息無期亦惟此可繼如一旦加
派無已後來無法可增事苦則慮易兵久則
變生職之愚誠實懼于此諸將之中旣智勇
可倚方畧曾施何不卽以建壇而必抑之叅
副其人誠足除兇靖難亦何必盡取于將家

平等以職料之誠能修復鎮城屯戍耕守兵
練士飽斥堠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
困折但令臣子勿以凌駕先沉毅勿以虛恢
先實效朝廷宜懲前姑息重申賞罰乞誅罔
上之輩流便作振軍之題目當時失事非一
人而維翰值其窮逮維翰當并論維翰所由
以舉者此亦可爲後日保任連坐之法矣今
日取敗非一事而楊鎬總其竄逮楊鎬當并
論楊鎬所恃以誤者此亦可爲今日耳食用

人之戒矣他如勘報不實者斥謀贊不堪者
斥無才無膽徒點邊道者斥卽別用一番救
焚拯溺之人亦須有左提右挈之助但須嚴
立責成必使便宜處置畧倣藩鎮故事庶幾
人自爲守職再反復思維喫緊尤在謀斷但
請反觀便知真實若使李氏向以棄地合門
蒙戮遼陽豈不復置帥又使奴酋真以厭兵
一旦求欵河東豈卽可罷師事勢甚明無容
再計若使有活監軍無死監軍何以明臣節

有縮頭將軍無斷頭將軍何以稱士氣卽宜
從恕用人豈可槩置勿論中間有料敵在先
功過不掩有首通奴酋與夫罪狀較著者畧
舉數端可以數見如前時建議運海之用懋
卽今日宜起登萊之廢官如今日規避開原
之國用猶當時憂患立畧之能臣若夤緣逃
察敗露以去之養粹正受奴重賄誘質假子
之罪魁此所當重處彼不妨錄用至于開原
潰敗致殲道府之馬林豈非平日縱兵與僉

臣有隙之懦將况從來未有設防在外賊已
入城而擺塘不知者卽服毒不盡其辜營起
遼左恇怯賴病之秉忠豈非延綏坐視不救
弘謨之罪鎮况從來未有武弁告病奉

旨稱是而獎率以去者卽追論不孚其罪處處棄
地人人輕法雖得經撫二臣亦復孤危再有
劉杜兩帥無由奮激諸般舉動盡宜易轍論
及至此則經臣必當沉機計遠撫臣必當協
參盡慮督臣必當攬馭去蔽樞臣必當察斷

綜覈輔臣必當從擬一票擔當切責俱不容
汶汶明矣然外議藉藉咸疑奴書入而左右
之布散必工如楨出而扛運之打點更著此
事固未足信近來礙滯頗似有因

陛下宜思就中用兵存亡在呼吸間或假本兵以
便宜令得自爲展布或除授奏報朝上夕下
任專責重稍有差池卽行速治庶幾惟斷乃
成職等待罪該科耳目所及有如前貪怯欺
冒之將帥因仍扶同之大臣不敢不據實糾

叅以明職守苟有利于國家卽捐糜所不惜也職不勝寒心披瀝延頸願望之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危遼事尚可爲懇乞聖明自爲社稷計亟

勅兵部火速調兵遣將以救遼左以保國家事以今觀于遼事亦旣岌岌乎不可爲矣以攻則我之堅城立下以戰則我之片甲不歸不惟遼東成破竹之勢卽

神京亦有纍卵之危所幸酋不長驅猶得有片時之安得以效燕雀處堂之樂然要之建酋斷斷乎必長驅無疑也可遂束手聽之乎回視我師未征進之時兵幾何將幾何尚欲犁庭掃穴擒奴酋以獻

闕下今雖大敗喪亡士卒不過四五萬人耳然以國家全盛之時視亡此四五萬人何足爲損以四海之廣九邊之衆卽補此四五萬人亦何足爲難此亦非不治之病必不可成人之局也何至垂首喪氣束手無策置遼東若

不顧忍以國家僥倖也則大臣不忠於

皇上不任事不任怨之過非國家物力不足以制
奴酋也大敗于今四月有餘逐日言招兵言
徵調曾有兵若干將幾人出關者乎何怪開
原之復陷也今若不急爲救援則遼陽廣寧
亦開原之續耳其何能立焉然非調邊兵精
銳必無救于遼左之危亡非速調邊兵精
亦無益于遼左之緩急今九邊雖云空虚每
邊五七萬人亦或有之每邊或三千或五千

量其程限計其時日咨文某日可到兵限某
日起身違三日則速其撫臣又量其起身之
日某日可以出關或途路稽遲或軍士老弱
則斬其將領凡兵士所過之處遇府則府官
出而犒之遇省則方伯出而犒之過京師則
遣大臣犒其士卒勞其將帥如此則人有奮
心庶可作其敵愾之氣于以固圉却賊何難
之有至恐九邊空虚則招土著實之蓋邊鄙
之民皆雄健善鬪卽青衿之士耕夫餉婦皆

能荷戈持弓矢彼其膽氣力量與達虜相當
予以厚糈自有應者若餉無所出者大內金
錢既堅不可問必欲請

皇上發之必致悞事而搜括之說如鏡花水月望
之似有取之實難卽有亦豆汁蠅脂所濟幾
何不若仍派之地畝中兵部之馬價工部之
器械咸于此取足焉前每畝三分三釐再加
三釐三毫尚不至七釐以粟易之不過二三
升豐歉時之所有每畝只作少收二三升亦
未爲不可百畝之家卽朋友有急亦用銀三
五錢相周况國家有難事關

宗社禍及身家卽取此亦非過者何至遂疲敝海
內而爲此颯颯過計也今計不出此悠悠忽
忽今日議兵明日議餉日復一日畢竟餉無
所措手兵亦歸于烏有兩部互相推諉各言
職掌不至于誤國家之事不已矣或又有人
謂奴無大志不敢出巢者今已黃袍加體改
元稱朕彼必不肯株守建州一片地作猢猻

王也明甚况奴酋部下多南人既已犯順前有富貴之望後有性命之憂必不肯罷手以待天朝之誅夷又明甚或又見奴屠戮開原以爲猶達虜搶掠之常態不足介意不知此正奴酋之狠謀長驅之石畫也蓋計彼精兵不過七八萬人使得一城撫一城須用兵守之大城須兵三五千小城亦用三五百計遼東數十城彼之兵僅足以守之以之進攻則兵力殫矣今得城卽屠之使鷄犬不留彼置之若不顧我居之實不能開原不爲明驗乎酋去二三日尚無人敢至其地者有城郭宮室人民尚不能守今城郭夷矣宮室毀矣人民盡矣非兵力數倍于前不能戍守使遼陽廣寧處處如此則二三千里之地虛無人烟胡騎縱橫于其間我能復居其地否我能復出山海關一步否彼捲則歸巢我不能追出則抵山海薄都城我不能當再結連抄花驅使北關日蹂踐于郊圻之間不知諸臣何策

以禦之也而都城可閉門而守乎

皇上可安枕而臥乎卽九邊無恙于國家又何益也本兵有言我竭力爲之不能則去之再不

然則死之夫去可也死可也如

宗社何如

皇上何伎倆如此焉得不誤國家伏乞

皇上念諸臣原不可倚重自爲社稷計速下

嚴旨令兵部酌調各邊精兵二三萬鞍馬器械俱要堅利刻期出關聽經畧調度庶幾有濟若

再遲緩至事不可爲卽日取人而戮之亦何益于成敗之數乎此今日萬萬不可頃刻緩者也抑職猶有說焉宣府鼓譟撫臣旣拿有首惡矣久在囹圄恐反側生心斃于杖下亦無以示懲今合速請

明旨梟示二三人傳首九邊併暴撫道抗

命違慢之罪于以風勵邊塞庶人心警惕其于調兵遣將亦一助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危在旦夕保守宜

爲亟圖乞

勅彼中諸臣固結人心以守孤城振作士氣以遏
夷鋒庶幾全遼可保事竊惟今之譚遼事者
率稱兵餉矣然餉屬臣部不足者臣任其咎
若餉足矣而保守不固徒糜多餉則臣部似
宜有言而况當危急存亡之秋可無拯溺救
焚之圖哉請竟言之蓋奴酋蓄謀已久我中
疎防已極此往事無論已獨是撫順等處旣
失而我尚爲處堂之燕清河等處又失而我
不爲補牢之謀以至四路進兵一敗塗地舉
士馬錢糧衣甲器械鉅萬之積一擲如掃至
今開原不覺失陷而瀋陽鐵嶺懼不保遼陽
鎮城懼有失奴成破竹之勢我有纍卵之危
越河西而山海直抵京師此勢所必至亦衆
所深憂者然而守在封疆者宜圖自強夫有
衆十萬而一城不能守署道者所司何事二
將提兵逾萬置城不顧乃合兵于城外又不
能應敵是二將棄開原也奴酋不動聲色取

之如寄我則使然開原旣失瀋鐵遼陽自宜
固守以圖恢復而守之道無他惟以忠義鼓
人心以恩信聯衆志使人自爲守家自爲防
如孟子所云效死勿去則庶幾危城可保若
兵部之疏謂民心堅固皆爲干城按臣之疏
謂併力死守各衛身家此皆目前切要之圖
而部疏又謂晉陽之圍沉竈產蛙睢陽之困
羅雀掘鼠而民俱無叛志此皆古昔可做之
規也夫今之人心不異于古何古之臨難有
堅城今之有事卽潰敗則以古倡率有道今
聯屬無法古昔勤勵自作金湯今人偷惰自
失保障耳且凡我黎庶孰肯舍身家而就流
離棄中華而趨腥羶然而聞風奔潰則所謂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宜亟圖者一也至于
遼兵舊額九萬餘歲費餉銀共七十餘萬自
昨年喪敗不聞整朔舊兵臣部因敗查餉逾
年不報此舊兵不必言矣新兵出征敗劬按
臣報餘兵尚有四萬二千餘名近日川兵又

到一萬五百餘名遼東巡撫又召一萬四千
餘名暨新開原道所招兵三千餘名則新兵
見在七八萬餘也甘肅地方三千里兵馬止
五萬可戰可守無俟旁求此臣昔年閱視所
親見近時撫臣之疏有確據者遼左新兵七
萬餘尚苦無兵舊兵九萬未知何在臣切惑
之夫新舊兵十六七萬豈無堪用者就中挑
選卽十得二三亦可得精兵數萬分布要害
時常訓練上馬者備戰征次焉者充防守賊
來能當其鋒賊去能擊其歸此外調兵有至
再爲附益則兵不患寡又屬有用聊固吾圉
或者在此古稱三千一心可當十萬道固然
哉所宜亟圖者二也夫人心固則無土崩瓦
解之患兵力齊則無敗北輿屍之凶此皆切
實之事目下卽可爲不必姑待明日就近卽
可行無俟馳驚于遠舍此二端別爲他圖終
是落後一着無救目前危亡卽今日昉調兵
明日覲援遼恐兵未至而遼已難保兵旣至

而遼已先失所謂西江之水難蘇涸轍之魚
嗟何及矣若臣部接遼之餉除已發過三百
五十萬外今又付經畧十萬借與兵部二十
萬解督餉侍郎二十萬新餉司近又取三十
萬已發過十萬則餉之所發亦不爲少臣部
處餉似亦不誤此後兵部調兵但有兵若干
卽供餉若干分毫不敢推諉惟是亟簡見在
之兵以待征調之至是臣所爲夙夜于遼者
若遼東舊兵九萬見在何所喪失若干存餉
若干此當再行督撫查明而此新餉三百五
十萬餉兵止用一百萬餘二百萬俱充別用
亦當併行經畧查明此皆兵餉之大關係社
稷之安危者臣故擣而入告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東西虜警日甚援兵出
關無期伏乞廷議兵餉亟救危疆以固人心
事竊惟自建賊攻陷開原該臣疏請新經畧
熊廷弼先帶就近兵馬三萬餘卽時出關救

援仍乞在廷諸臣速議救遼之策已荷

聖覽矣續于七月初三日據鎮守李如楨塘報據
丁字泊守堡差夜不收口報西虜達賊從石
家堡北空入犯圍住鮑家崗墩臺本鎮聞報
卽提兵馳援至汎河城據丁字泊撥夜口報
達虜已將鮑家崗墩臺攻破當卽出境本月
初七日據清河遊擊稟報回鄉崔志復等稱
奴酋兵馬攻陷開原至今未曾回巢傳家下
部落達子運送乾糧炒米老營俱在新寨子
住牧等因本日又據正安遊擊報稱已領營
頭兒額伯革太大小十個頭腦帶領精兵二
三萬并盔甲鉤梯會合紗花明說講賞不依
不知犯捨那地方等情同日又據錦州遊擊
報稱哈喇慶營聚達賊二萬已到大紅螺山
不知犯那地方等因到臣爲照開原失陷以
後鐵瀋震蕩遼陽阨危臣先疏請發近兵三
萬者蓋非此不足以救燃眉特爲固守遼城
計耳乃旬日以來新推經畧幸荷

俞旨而議兵議餉尚無定數合東西夷虜狃然競起且經畧渡關諸夷觀望在焉隨帶兵馬非三萬不足壯遼陽金湯之固非三萬不足遏狡夷豕突之鋒非三萬不足寢夷虜交訐之謀非就近徵調不足解危鎮創懸之厄目前緊着斷非三萬兵馬刻日馳援不可也至經臣建牙以後必亟議恢復開原聯合金白以間東西合勢沿邊要害必屯以重兵相機戰守非再得兵馬數萬星羅碁布而東西一帶邊疆處處當防恐兵分而勢微也不然徵發不早單弱難支疆場干係重大咎不獨在邊臣矣是在樞臣加意徵調或就近召募安左臂而固薊門端在于此臣不能不干樞臣有專望也至師行糧從必本折相參督餉業有專命轉登萊及截漕以實三韓矣其折色除有撫臣條議地畝加派二百餘萬原爲供遼軍興之用外大司農宜多方設處如環無端以壯三軍氣膽不然軍興不繼脫巾一呼患

不獨在外而在內矣持籌畫以濟軍興臣不能不于司農有厚望也兵馬齊糧餉足經畧帷幄圖度以戰必勝守必固矣有不裒醜虜之魄而奪其氣者臣不信也伏乞

皇上速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亟先發兵三萬跟隨經畧出關以救燃眉速議添足兵數以資戰守本折參半相時轉輸庶河東垂危而復安人心幾散而復聚全遼再造

宗社寧謐在此舉矣

○禮科給事中蔡思充題爲

聖心轉動有機及時修攘惟斷乞大奮乾綱立決賞罰易危爲安事竊見建酋以么麼屬夷悍然犯順攻掠殺擄開原清河數大城一望無烟稱號改元蠶食未歇凡抱國憤莫不以振勵之權望我

皇上茲者特允經畧熊重加寵遇一時臣民皆仰皇上英明神武不忘東顧惟是朝廷之爵賞刑威嘗徂後時而臣僚之推諉拘孿鮮效將順自

索神氣招侮外夷職請直言而無諱焉自奴
酋以七宗夷語侮慢

天朝未有聲其罪而責之者誠

明詔天下數此奴世受豢養之恩及目前侵陷之
辱期必滅此而後朝食赫赫

王言義士必發憤于同仇奴虜或知罪而悚息則
聲罪一詔安可後也閣臣方從哲其病苦困
頓之狀情見乎詞使早補三四員叅畫商確
必不至孤陋寡謀今事勢至此豈容再悞則

特簡委任何可後也經畧熊廷弼直至開原
陷沒而後用倉皇出關急遽何暇綢繆空拳
豈能退虜况巴領等酋臨關挾賞東西設防
兵力愈分望應援如抹焚宜令各鎮刻期挑
選毋以弱卒撞塞毋以畫地挨延坐此者以
遲悞之罪罪之如以各邊空虛何妨隨發隨
補則差官督催何可後也五城九門之差原
以奸棍溷雜非臺臣一意巡視未免疎虞今
遼陽報獲奸細種種有據奴窺狡譎所部又

多漢人豈不能潛伏京師乘機內應則允用
數差何可後也自李維翰從容聽勘于是有
覲顏幾幸之楊鎬退縮偷生之李如栢棄城
逃命之鄭之范中外憤懣欲食其肉而一則
曰候勘一則曰候勘諸臣舌焦筆秃曾不能
動其毫毛是使夤緣有權感國無罪誰肯捨
萬死一生之身保此疆土則逮正典刑何可
後也此數者天下皆知其不可已

皇上亦自知其不可已與其需之事窮勢極之後
曷若風行雷勵不逾時而決乎抑職猶有說
焉汲黯一小臣耳矯節發粟千石躉爲美談
今郡國搜括不遺餘力獨不有蘇杭之織造
額解之金花可暫支借用事定補還者獨不
可先發後聞以身待命者計臣肩任盈誦不
難辦此也顏真卿一郡首耳猶能藉丁壯數
千悍遏強胡今職同官官應震條陳疏內有
廢弁自募家丁一欵誠爲急着獨不有家貧
俸薄不能召募者又不有草澤豪傑不肯俛

首聽募者宜合在朝臣工舉其所知備開某
官舉某人各送兵部行彼中撫按起送道府
州縣訪有智勇超群堪爲將帥者給以馬票
赴部聽用而又嚴比試之法重妄舉之罰舉
得其人主者送吏部紀錄加以優擢否則罰
俸此皆可以題知徑行不必一一煩瀆者向
使招兵之使權宜四出則條緒已可觀抑使
李懷信旣推促令前來沿途候

旨亦不至杳然三千里外也此則樞臣之責也昔
淮西之役裴度請行金城之役趙充國請行
當日因而用之竟奏成功今詞臣徐光啓不
辭艱險慷慨任事而當路者未免紙上視之
此危急何等時苟非熟計胸中必不敢以國
事爲戲以身爲嘗朝廷何難破格優用攄其
素抱至部寺之有奇畧者勿泥序遷以展長
才京卿之負才品者勿輕遠轉以備緩急此
則銓臣之責也總之玩愒成風凌夷太甚賊
來則張皇賊去則怠緩分曹則各爭職掌分

地則各執疆場苟不急爲振刷將至悠悠不可收拾伏惟

皇上念遼仰關

宗社猶豫必至燃眉早頒

明詔以鼓人心早補閣員允巡視以效勛嚴催近鎮應援之兵使經臣得以措手亟逮悞國數輩使奸回不至效尤

諭二三大臣殫力擔當同心共濟毋拘嘗習故坐失機事徒以屢請不應委之

皇上庶轉因循爲交儆內修旣固神氣益張區區醜虜不足平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援兵時刻難緩期會申戒當嚴謹計程定限仰請

聖裁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遼左危迫亟須救援本部前後催調各鎮未發兵共二萬三千五百名相應立限督催案呈到部爲照援遼之兵日調日募兩法止矣而調尤便于募者蓋謂尺伍具存按圖可以索駿訓練有素熟

路可以駕輕甲馬器械不煩猝辦而宿春可
以戒塗故臣部先後議調薊鎮真保宣大山
西延寧甘固山東河南及祁魯二家與各將
官家丁赴遼應援除已發已出關外未發者
尚該二萬三千五百名夫奴酋之難憂及君
父敵愾諒有同心各鎮視之聞在鄉鄰痛癢
終不着體空虛藉口誰修急難之矛觀望成
風孰樹先登之幟此乃嚮者劉孔胤所爲以
逗遛蒙誅之覆轍也至若額兵各官或鈐束
無法或騷擾是聞徒谷河上逍遙不顧軍中
緩急如浙之彭天翔楚之田萬年劉廷藩者
豈少哉按途立限之法誠不可不預傍也除
薊保二鎮總爲督臣所轄移此應彼如左右
手相護自當刻期調發隨經畧出關不俟勒
臣外其宣府大同山西距遼稍近議日行八
十里寧夏固原山東河南祁魯二家各將官
距遼稍遠議日行六十里各以谷到半月後
爲起程日期定限抵山海關各督撫先谷報

部本部按日查考如各鎮執留不發延緩違
期與領兵各官沿途濡滯賣放騷擾者聽臣
部與科道衙門指名叅究庶事有責成而兵
無後至遼左危亡之急或可救于萬一耳

○兵科給事中周希令題爲敬陳兵食急計可以
救燃眉可以繼後手可以不專累九邊可以不
盡掘根本仰祈

聖鑒以備採擇事竊計開原再陷遼左孔棘此時
豈惟智者獻謀勇者獻力卽婦人女子亦當

礪刀劔紉衣甲以洗腥膻之辱而兵食二議
舉朝言之詳矣願兵調之近邊爲救急耳如
今日十方寺堡之尅必不得已也至若奴騎
內躡諸虜蠢動邊卒空虛倘九邊復有不逞
誰任其咎兵曹四出分募無論緩不濟事卽
得烏合之衆器械全無未經訓練漫無紀律
豈便可驅之赴敵莫若抽班一策除邊兵已
徵赴遼者免抽外其餘請無問邊腹凡一撫
鎮所轄之下卒萬人者必有將領數十員豈

無三五智勇自效之輩卽當假之事權委其挑各營精銳十分之二必揀敢勇當先者令隨帶火器兵革倍其安家行糧計地刻期勒限本官督率赴遼如有家丁儘其隨帶仍與行糧其本地定伍卽時募補以備抽番之用則兩京各省數萬之師不出三月次第可集蓋此輩衣甲上備練習日久休養有素况十中抽二上易爲力糗糧豐溢下亦甘心且今年正值武試當必有豪傑鱗集請無拘定三科爲例速行各省直自一科以上與凡習武軍民有異技可效者統令赴京另設材官奇畧兩科寬其文藝廣其解額果堪效用專命省部兩臣提督試習便以四方募至新兵分屬之就令畿輔地方訓練整頓內可護衛神京外可更番迭出倘東事未寧比照班軍事例來年照數挑選便屬齎捧三司監督前來換班庶勞逸均而人不畏難矣又虜之數入數利者獨其性敢戰不畏死耳我亦必有不

畏死之兵以制之其能戰不卽死者又獨其
馬上爲家長箭短刀甚熟習耳我亦必有熟
習于兵之兵以制之則無如川湖及貴州水
西之士兵也其人筋骨嗜好皆與人異利刃
勅弓以爲佩帶射生歷險以爲耕作穿耳則
足以爲法斷頭貫胸以爲常每有戰陣勝則
不盡敵不休劔則不報仇不捨以土兵性習
與虜無異也然前日所調每不來來或中途
而逸其故有二一則未檄本管宣撫自行押
解而以有司外衛軍官與之素非統轄旣無
所畏而文法尅減之弊又非所樂一則取數
甚少一寨中勾取數人彼見同伴稀單膽氣
不壯聊以畸零脆弱者湊數又強半至漢人
地方沿途舟子輿夫丐兒浪應之若令各土
司官親領夷兵前來則不患不多人多人不
患戰氣不倍在四川播州可得二萬酉陽石
柱可得一萬湖廣永順可得四萬近日水西
永寧相構何不使其立功自贖在水西可得